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戴禮記卷一至三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孫溶

校對官贊善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邱大猷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大戴禮記目錄　　禮類三　附録

少閒

卷十二

朝事　投壺

卷十三

公冠　本命

易本命

臣等謹案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撰隋書

經籍志云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

戴德撰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崇文總目云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晁公武讀書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而韓元吉熊朋來黃佐吳澄竝云兩七十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蓋後人于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為六十七其餘篇

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為七十二或至諸侯遷廟第七十二改為七十三或至諸侯釁廟第七十三改為七十四故諸家所見不同因有新析一篇則與舊有之一篇篇數重出也漢許慎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即明堂篇語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知析盛德篇為明堂篇者出于隋唐之後又鄭康成

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蓋夏小正一篇多别行隋唐閒録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司馬貞云然原書不别出夏小正篇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為三十九篇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隋志又曰戴聖删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為

四十九篇今攷孔穎達義疏于樂記云按别録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然則樂記篇第劉向列之别録即與今不殊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向當成帝時校理秘書橋仁親受業小戴之門亦成帝時為大鴻臚劉橋所見篇數已為四十有九而融遠在後漢之季小

戴書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嘗受學于融者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附會大戴闕篇以為即小戴所録而尚多三篇不符遂漫歸之融耳然因是而知隋唐間大戴闕篇與今本無異故今本卷數適同隋志卷數也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

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書有注者八卷五卷無注疑闕逸非完書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殆以注歸之康成考注内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儒王應麟困學紀聞指為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宣官尚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

纘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書正文併注訛舛幾不能成誦而永樂大典内散見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文參互校訂附案語于下方史繩祖有言大戴記列之十四經其說今不可攷然先王舊制時有徵焉固亦禮經之羽翼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大戴禮記卷一

漢　戴德　撰

王言第三十九

哀公問五儀第四十

哀公問于孔子第四十一

禮三本第四十二

王言　案王各本記作主今據篇內訂正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也案閒古閑切劉本朱本沈本作聞據下文云吾王言蓋對今之君子所言不出士大夫之言之閒令從袁本程本高安本方本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案王字篇內凡十九見曰王言者二曰明王者十六曰霸王者一程本朱本沈本並訛作主劉本袁本高安本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此一處未訛今據以訂正考鄭康成注坊記云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避諸侯也韋昭注國語于魯語云大夫稱主妻亦如之于晉語云大夫妻稱主從夫稱也爾雅釋詁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主字不得列其閒曲禮凡執主器注云主君也疏云禮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為君者故并曰主蓋曲禮稱凡執主器概

就為臣者言不遺其臣于大夫者今此篇陳明王所以王天下之道不得稱主明矣況霸王對舉謂霸者王者不可言霸王甚明王肅私定家語多勦襲此書仍作王言篇 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案孫遜古通用得夫子之閒也難案閒古莧切朱本沈本訛作閑下同今從劉本袁本程本高安本方本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案居字從方本訂定他本脫此字楊氏先聖大訓載此篇亦作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

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案焉他本訛作馬今從劉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案此下舊注里一本作理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雖有博地衆民案地沈本訛作施今從各本不以其道治之案道他本訛作地今從方本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

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案麋眉古通用舊注麋一作眉亦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參女以明王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案既沈本訛作不今從各本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為其勞也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案此下舊注一作入山澤以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亦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王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王焉取其

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案此下舊注一作上好德則下隱慝亦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强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矣案則政二字他本作則貞則正四字就上文廉恥有別為七教之一此句乃總上文因政訛作正更衍則貞二字耳今從方本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本正矣案朱本作則正矣方本作本正矣他本皆作是正矣當是則本二字訛成一是字今從朱本方本合訂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于仁則

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案內納古通用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會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案而他本訛作如由音近而訛今從方本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案他本脱者字今從劉本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

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内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案保緥古通用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懐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案古者以長百步濶一步為畮堵字當是畮字之訛堵高一丈濶六尺非百步也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案井九百畮其方三百步積九萬步此云千步非也千步二字當是方里之訛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案與他本

訛作與今從方本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于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于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案慢各本皆訛作慢考楚辭九章曰傷余心之慢慢則慢字之義可見今從楊本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于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如暑熱凍寒案如他本訛作夫今從方本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

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案必他本訛作以今從方本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

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案明譽猶顯譽也惟沈本作名譽今從各本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愛人知者莫大于知賢政者莫大于官賢有士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

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哀公問五儀 案儀各本訛作義今據荀子哀公篇人有五儀訂正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為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

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案句荀子作絇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葷斬衰菅屨杖而歠粥者案菅他本訛作蕑攷荀子作菅今從方本志不在于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案此下荀子有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凡二十六字此文脫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案邑悒古通用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己憂動行不知

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于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

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置案置他本訛作買考後卷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云不形于心色也可證其心不置之義今從劉本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案他本脫可字今從朱本沈本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窮為匹夫而願富案窮他本訛作躬今從方本貴為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

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于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莫知其善案莫他本皆作不若今從永樂大典本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問于孔子

哀公問于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案此下小戴有然字）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案小戴無夫字）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案小戴作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

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案小戴作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二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案色小戴作實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案忤小戴作午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案古小戴作昔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

案君下小戴有之字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案義他本作嚴今從永樂大典本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案民小戴作物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案小戴無而字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也案小戴作至矣大昏為大

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案社稷小戴在宗廟之下）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案不固永樂大典本作不問）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案何下各本多衍以字方

本無前君何謂已重乎亦無以字　孔子遂有言曰案小戴無有字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案者小戴作其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

以及子配以及配案配小戴並作妃君子行此三者案小戴無子字則愾乎天下矣先王之道也案先他本及小戴並作大今從永樂大典本如此國家順矣案國上小戴有則字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名也已案親下小戴有之字孔子遂言曰古

之為政（案之他本訛作人今從方本）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案他本脫能字今從方本）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案他本脫子字今從高安本）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案西東小戴作東西）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案小戴無也字）是天道也無為物成（案為下小戴有而字）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案惷永樂大典本劉本訛作蠢）子識之心也（案識小戴作志鄭注

讀為識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案他本脫故字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今從方本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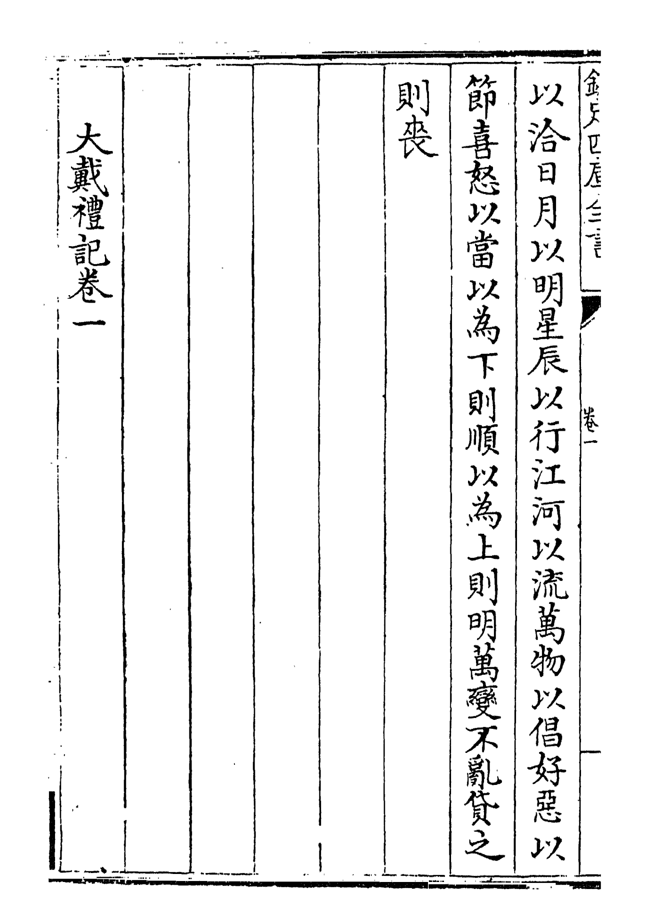
禮三本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案生字程本方本並作性今從荀子史記及沈本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

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案壞他本作懐今從永樂大典本劉本朱本沈本蓋諸侯以始封之君為太祖不敢壞謂不祧也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郊止天子社至諸侯案至字他本作止今從方本及荀子道及士大夫案此下舊注一本有荀子云云字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案別字下各本有尊卑二字今從方本及荀子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而食者案待年謂農夫力田者也荀子作持手史記作

有持牲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卑也案各本多重積厚二字今從程本高安本廣字他本多作光今從永樂大典本也字各本多作亦如之今從朱本沈本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尚玄尊而用酒案此下荀子有醴字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大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也案他本脫也字今從方本及荀子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案各本多脫此二字今從方本及荀子史記利爵之不卒也案爵各本多訛

作省今從方本及荀子史記　成事之俎不嘗也三侑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歛也一也案各本多脫此二字今從方本及荀子　大路車之素幭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散帶也案各本多脫也字今從方本及荀子　一也三年之哭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磬而尚拊搏案左傳室如縣磬服虔讀磬為罄　朱弦而通越也案各本脫也字今從方本　一也凡禮始于脫成于文終于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案迭他本作佚今從劉本高安本　其下復情以歸大一天地以合四時



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倡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變不亂貸之則喪

大戴禮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戴禮記卷二

漢　戴德　撰

禮察第四十六

夏小正第四十七

禮察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

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案他本脫所字今從程本朱本高安本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徒衆矣案徒他本訛作禮今從方本

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于將然之前案各本多脫于字今從沈本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

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案至各本訛作生今從方本）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案而各本多作如今從方本）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案教各本多作敬今從方本及漢書）使民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案先各本多訛作安今從方本及漢書）取舍之極定于內安危之萌應于外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

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我以為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能廣大其德案然而各本訛作然

則如三字今從方本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此無他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為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案不可不各本訛作不可以今從方本問為天下如何曰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爾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累

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樂為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為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是非明斆大驗乎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案令字下各本多衍子字令從方本及漢書）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

夏小正

正月

啟蟄言始發蟄也

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案此下各本或衍一居字或衍為居二字今從方本）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而不記其

鄉何也（案而各本多作如今從傅本）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雉震呴呴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案各本訛作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今據以訂正）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案四字句絶篇内凡三見皆申上之辭）雷則雉震呴相

識以雷

魚陟負氷陟升也負氷云者言解蟄也

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案此下各本衍者字今從方本）用是見

君之亦有耒也

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案此下舊注暢一作暘及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暘音暢古通用

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案此條惟初歲祭耒四字是古經經不僅曰祭耒而必曰初歲祭耒以祭必用暢而用之自是始故加初歲二字以表此祭為終歲用暢之始始用暢也正解經文言初歲二字所兼含之意下復申之曰其曰初歲云者以暢是終歲之祭所皆用初歲對終歲而言各本或訛作其用初云爾儀禮經傳通解作其曰初云爾也者又移此句于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下文理隔礙不可通其列夏小正經文增始用暢三字為經愈生紛糾矣方本作其曰初歲云者與下文一氣通貫

或曰祭韭也案此五字當移下條園之燕者也下舛誤在此

囿有見韭案各本脫見字今從傅本囿也者案各本脫者字今從傅本園之燕者也

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于南風也曰合冰必于南風解冰必于南風生必于南風收必于南風故大之也

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案釋澤古通用

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

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獺獻魚案各本多脫此三字今從方本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案與之下舊注與疑作謂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

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知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案其字傳本作具非盡其辭也

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農及雪澤案釋澤古通用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案者字各本多作言

初服于公田今從方本而後服其田也

采芸為廟采也

鞠則見案鞠當作蠲爾雅蠲謂之柳詩召南鄭康成箋蠲在東方正月時也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云爾案云字各本訛在下條蓋記時也下今訂正

初昏參中蓋記時也

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柳稊案稊各本譌作梯今從閩本下同稊也者發孚也

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

緹縞縞也者案各本脫一縞字今從方本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案儀禮經傳通解譌作緹也者莎隨也縞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案四字句絕與前鴈北鄉及雉震呴二條同小正以著名也案儀禮經傳通解移上十字于篇題下非也此言小正立言之體以緹著而先見故不曰縞緹而名其物候曰緹縞耳

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案一本作相粥粥呼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

二月

往耰黍禪禪單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案蓋各本訛作盖今從闗本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暑祭案夏各本訛作憂今從傅本暑各本多作煮今從方本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為

生也而記之謂羔羊腹時也案謂羔羊他本訛作與斗羊或訛作與羊牛今從傅崧卿所言舊本及方本

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案舍采即釋菜古通用

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榮堇采繁堇采也案繁蘩古通用各本訛作繁由胡由榮黄菜色菜繁今從劉本

（各本訛作田下同胡下又衍繁字今從爾雅及方本）由胡者繁母也繁旁勃也（案旁各本訛作萬今從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所引）皆豆實也故記之

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魂魂也（案由猶古通用各本訛作田魂螺也今從劉本）魂魂也者動也（案各本脫魂魂也三字今從方本）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案各本脫至字又脫一動字今從傅本方本合訂）抵猶推也蚳螘卵也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案各本訛作必不取今從傅本）故言推而不言取（案故言各本訛作取必今從方本）

來降燕乃睇（案此下當脫一室字）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又謂之室何也（案突穴即燕之所為似穴而突出者也又謂各本訛作取與今從方本）操泥而就家（案操各本作摻今從傅本）入人内也（案各本訛作人人或作人入今從關本）

剝鱓（案鱓鼉古通用）以為鼓也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榮芸

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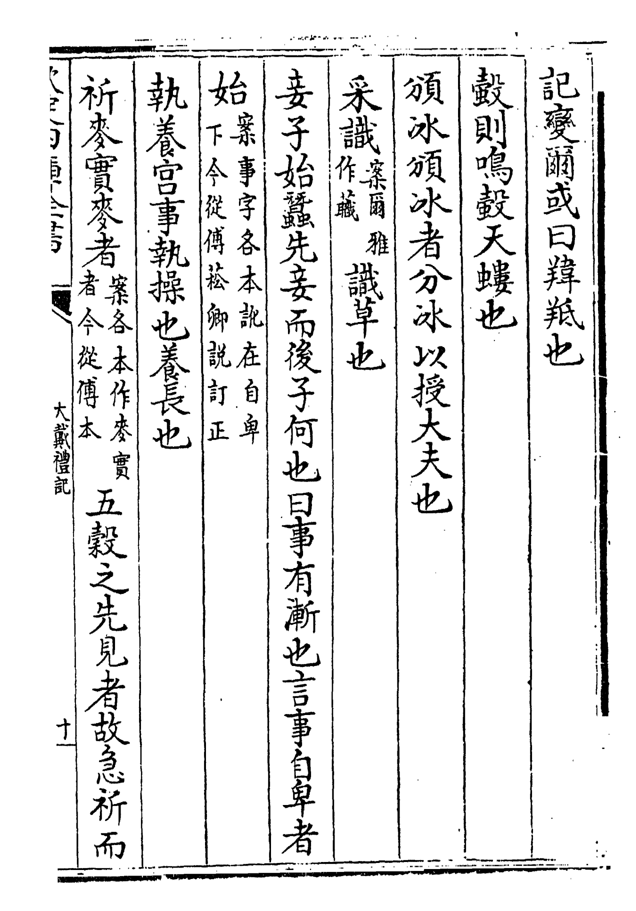
三月

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案亡各本訛作忘今從傅本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攝桑攝而記之案各本重一桑字今從傅本急桑也

委楊案委下舊注委一作萎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楊則花而後記之

䍧羊案䍧之言圍也謂其環聚羊有相還之時案還環古通用其類䍧䍧然



記變爾或曰䍧羝也

螜則鳴螜天螻也

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采識案爾雅作蘵識草也

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

始案事字各本訛在自卑下今從傅崧卿說訂正

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

祈麥實麥者案各本作麥實者今從傅本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

記之也

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

田鼠化為鴽鴽鶬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

昴則見

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鳴札案爾雅作蚻札者寧縣也案爾雅注引作虎縣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

鳴蜮案蜮蟈古通用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王萯秀

取荼荼也者以為君薦蔣也

秀幽

越有大旱記時爾

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案各本脫此三字今從張本方本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

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案伐各本訛作牧今從傳本故盡其辭也

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鳩則鳴鳩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案辜沈本訛作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案本末猶初終謂或在初或在終鄭注月令云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故其記曰時有養日云也案各本脫有字云訛作之今從方本傳本合訂

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案匽爾雅注作蝘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

鳩為鷹

唐蜩鳴唐蜩者案蜩下各本有鳴字今從方本匽也

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煮梅為豆實也

蓄蘭為沐浴也

菽糜已在經中又言之案上初昏大火中說曰心中種黍菽糜時也謂種黍與菽糜二事皆以心中為候此民事之常記心中則二事自見故云已在經中又言之非經重出此文也是何也

時食矩關而記之案是字時字各本互訛今從方本矩當作巨大也古字規矩鉅細通作巨

經不復著種黍而詳記菽糜夏時以菽為糜乃時所食之大闗或解矩為法者非

頒馬分夫婦之駒也

將閑諸則（案閑當作閑）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案此下舊注矩闗一作短矩）

閑夫婦一作夫卿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

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案正各本訛作在今從方本）蓋當依依尾也

煮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

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案各本脫言字今從傅本

七月

秀雚葦未秀則不為雚葦秀然後為雚葦故先言秀

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案其字衍文肆殺也

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潦而後有苹草也案下潦字各本亦作有潦今從傅本

爽死爽也者猶疏也

苹秀（案苹爾雅作荓）苹也者（案此下各本衍有字今從傅本）馬帚也

漢案戶漢也者天漢也（案各本脫此四字今據文選西征賦月賦注所引）案戶

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寒蟬鳴蟬也者蝭蟧也

初昏織女正東鄉

時有霖雨

灌荼灌聚也荼萑葦之秀為蔣褚之也萑未秀為菼葦

未秀爲蘆

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

剝瓜剝瓜也者（案各本脫此四字今從傅本）畜瓜之時也

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

剝棗剝也者取也

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案兩也者各本脫也）

字今從月令注所引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何也案各本脫者何二字今從傅本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辰則伏辰也者房星也案各本脫者字今從通解本房各本訛作謂今從初學記所引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鹿人從鹿人從者案各本不重鹿人從三字今從方本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案此下各本衍而字今從傅本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也者案各本重一人字今從方本大者于外小者于內率之也

鴽為鼠

參中則旦

九月

内火内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遰鴻鴈遰往也

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

陟而後蟄也

熊羆貊貉鼶鼬則穴（案爾雅注引鼶鼬則穴各本訛作鼬鼪則大）言蟄也（案各本作若蟄而今從方本）

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王始裘王始裘者何也（案各本不重王始裘三字今從通解本）衣裘之時也

辰繫于日

雀入于海為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

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初昏南門見案此月南門三星朝見于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字乃衍文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黑鳥浴案烏各本訛作鳥今從關本黑鳥者何也烏也案各本脫黑烏二字及下也字今從傅本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時有養夜養者長也案各本脫夜養二字今從關本若日之長也

玄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盧也案古語謂隨變而成者曰蒲盧

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

王狩王狩者案各本脱下王字今從傅本言王之時田也案各本脱也字今從方本冬獵爲狩

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案此下有脱文

于時月也萬物不通

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十有二月

鳴弋（案弋鳶古字通）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

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案且各本作旦今從傅本）故記之也

大戴禮記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大戴禮記卷三

漢　戴德　撰

保傅第四十八

保傅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

凡三十一世

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

凡三十七世

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

孔子曰性相近

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

暴卒疾也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因舉以禮案各本作太子及生因舉之禮漢書賈誼傳作太子迺生顔師古注迺始也魏書李彪傳所引作因舉以禮與新書合今參據改正

古即殷周時也

使士負之

卜其吉也

有司齊肅端冕案齊肅各本訛作參夙與今據李彪傳所引改正見之南郊見

於天也

齊肅案各本訛作參職今訂正謂三月朝也端正也冕服之正

過闕則下

敬君典法之處

過廟則趨

逕闕故下　案逕各本譌作逹今據儀禮經傳通解改正　望廟則趨

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

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

保保其身體

保謂安守之

傅傅其德義

傅猶敷也

師導之教訓

師傅之教大同也師主于訓導傅則受而述之書序

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也

此三公之職也

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古尚書及周禮說

義與此同故先儒論者多依此為說也

于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卿也謂之孤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記者因成王幼稚周公居攝又以王少漸聖賢之訓長終封禪之美故據其成事同于太子而始末序之取明殷周之隆師友為先也

故孩提

三少又親近故孩提而教之

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

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日見正事聞正

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

毋正也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

能毋不正也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

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

恐其懈惰故以所嗜好而誘之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案他本脫去天字今從劉本 習貫之為常

言人性本雖無善少教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曰

習之為常自氣血始

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其太子幼擇師友亦然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案各本作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官也今據賈誼新書及漢書訂正

古者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也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

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咸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于地惟象于天半見也故上爵也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者既成于

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案輯下舊注輯一作緝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

學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成王學竝正于三公也獨云太傅舉中言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案有下各本衍徹字今從方本

太子齒于學有榎楚之威成王雖幼固與成人等且王既冠

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

過書而宰徹去膳案此下各本衍夫膳二字今從方本及太平御覽所引宰之義

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于是有進善之旍

堯置之令進善者立于旍下也

有誹謗之木

堯置之使書政之愆失也

有敢諫之鼓

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

鼓夜誦詩

賈誼云瞽史誦詩然瞽與鼓聲誤也夜史為字誤

工誦正諫大夫進謀

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諫之

以義後于瞽史

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

量知授業故雖勞能受也

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觀心施化故變善如性也

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祭日東壇祭月西坎以別內外以端其位

所以明有別也

教天下之別也案別各本訛作臣今從永樂大典本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

仲春舍菜合儛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

所以明有孝也

教天下之孝也

行中鑾和步中采茨案此下舊注一作薺乃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趨中肆夏車亦應樂節步又中佩聲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則于大寢之内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

所以明有度也

教天下之儀也 案各本脫之字今從永樂大典本

于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

王縑曰凡血氣之類弗身踐

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皆先正于已

食以禮

謂俎豆傳列及食之等

徹以樂

于飲食之間又不忘禮樂
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
天子不得為非也
失孝敬禮樂之度也
明堂之位曰（案位當作禮與上所引學禮皆古禮逸篇）篤仁而好學多聞而
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
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
言能忠誠有立而果于斷割

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文强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

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立道于前承于後置充于左列諫于右順名義也道者有疑則問故或謂之疑充者輔善故或謂之輔

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案所各本訛作前今從方本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也

賈誼云所上者告訐也然得字之誤也

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

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三族也故令日即

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計者謂之訞誣

昔伊尹諫夏桀桀笑曰子為訞言矣莊辛諫襄王襄

王曰先生為楚國訞與是也

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

導非其治故也鄙語曰不習為吏而視已事（案各本作如今從方本）

觀前成事也古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鄙猶

今言俗語然也

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案而各本作如今從方本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夫存亡之變案各本訛作敗今從方本及漢書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于天子天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

心未疑謂未有所知時也

夫開于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夫服習積貫

則左右已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絫數譯而不能通絫各本訛作參能下各本有相字今從方本劉本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教習然也

生而同聲及其長也重譯而曉之不能使言語相通嗜慾不異至于成俗其所行雖有死之可畏猶不相放為者皆教習使之然也

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

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也君正而國定也

書曰一人有慶萬民頼之此時務也

時猶是也

天子不諭先聖王之德案諭各本訛作論今從方本及漢書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于父母不惠于庶民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刑獄案刑各本訛作制今據儀禮經傳通解訂正此下舊注無一作輕乃校書者所

加非盧氏注文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信于諸侯不誠于戎事不誠于賞罰不厚于德不强于行賜與侈于近臣邇愛于疏遠卑賤案邇古字通用各本訛作鄰今從方本不能懲忿窒慾

言不勝其情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

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案其各本訛作之今從方本太傅之任也

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

聲有準乃中律

進退節度無禮

節度或為即席

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安各本訛作案

趨行不得安今從方本

趨或為走

色不比順隱琴瑟

隱據也言按禮樂之器

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瞻其學

少師與天子宴者也

左右之習反其師

左右所習不順于師也

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案此下各本衍縱字今從方本上下雜采不以章

慼于朱紫不以典章

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案集通解云當作譙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而易案而各本作如今從方本

自放縱也

樂而湛

湛以樂也案儀禮經傳通解作過于樂也

飲酒而醉食肉而餕

過其性也

飽而強

强勉强也

饑而惏

惏貪殘也

暑而暍

暍傷暑也

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

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

環旋也

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案誦頌古通用迭樂序案迭各本訛作送今從方本輕用雅誦也凡禮不同樂各有秩苟從所好亂其次聲樂之失任在太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

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

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也

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易曰正其

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

據易說言也

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𡿨皆慎始敬終云爾

元者氣之始也夫婦化之始也冠昏人之始也乾𡿨物之始也獲麟春秋終也頌者詩之終也吉禮禮之終也未濟易之終也此其重始令終之義也以言人道當謹始而貴終也

素成案下云故曰素成則此二字目下之辭各本作素誠繁成因訛致衍今訂正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案行下他本衍仁字今從劉本如是則其子孫慈孝案他本脫去其字今從劉本不敢婬暴黨無不善

三族輔之

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

謂古有斯言

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

斯王業隆替之所由也當重而祕之故置于宗廟藏以金匱也

青史氏之記曰案此下舊注一曰青史子乃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

宴室郟室次于寢也亦曰側室自王后以下有子月辰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

嬪則以三月就其側室皆閉房而處也王后以七月為節者君聽天下之内政自諸侯以下妻同之也

太師持銅而御户左（瞽師各本訛作史今據通解訂正）太宰持升而御户右

太師瞽者宗伯之屬下大夫太宰膳夫也冡宰之屬上士二人言太宰因諸侯之稱也樂為陽故在左飲食為陰故在右升所以斟

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緼瑟而稱

不習

謂逆序若淫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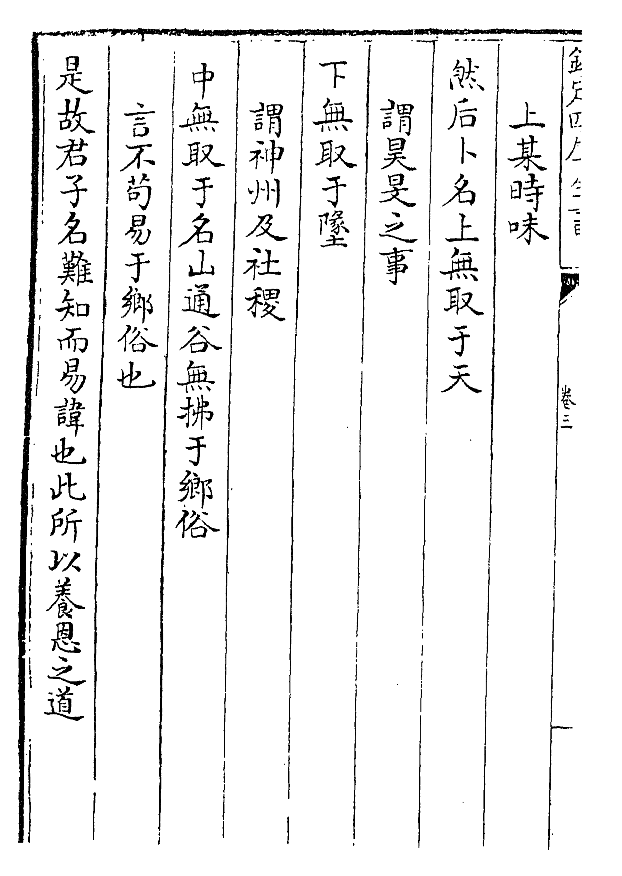
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謂非秩若不時縕瑟倚升示不用

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

貴中月管

太宰曰滋味上某



上某時味

然后卜名上無取于天

謂昊旻之事

下無取于墜

謂神州及社稷

中無取于名山通谷無拂于鄉俗

言不茍易于鄉俗也

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

謂避後之諱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太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外舍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案各本脫外舍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補虎闈各本作庠門又于師字下保字上雜入庠門一作虎闈六字今訂刪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履小義二十而

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于家也

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

衡平也半璧曰璜

衝牙

衝在中牙在旁

玭珠以納其間

納于衡璜衝牙之間玭亦作蠙

琚瑀以雜之

總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

次玉

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環中矩進則揖之案此下舊注揖一作厭乃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

橑蓋弓也

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

謂視輪也車為月

此巾車教之道也

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自青史氏以下太子之事也

周后妃任成王于身立而不跂案此下舊注跂一作跛乃校書者語非盧氏注

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文

太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也古者婦人孕子之禮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令瞽誦詩道正事如

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孕子之時必慎所感

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也

成王生仁者養之

謂乳母也

孝者緜之

謂保母也

四賢傍之

謂慈母及子師

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此前有與計

謂諸公也

而後有與慮案此下各本衍也字今從劉本方本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

朝諸侯而一天下由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

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報告之義天

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

甫之厚以報地明以成功事就有益于天地若高者

加高而厚者增厚矣尚書中候曰昔者聖王功成道

洽符出乃封泰山禮緯曰刑法格藏世作頌聲封于
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英炳巍巍功平
世教白虎通又曰王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宣獄訟
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狩也按古受命之君
太平然後行巡狩封禪之事者諒有義也故管夷吾
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至于三代惟夏禹殷湯周
成王而已其封山之禮要于岱禪地之禮別以云繹
其故何也以岱宗東方之岳非所易者其于衆山可

因義取尚故白虎通以繹繹者為無窮之意亭亭者
為德法審著凡封禪之禮周于恒霍及繼體之君獨
言泰山及受命者舉其始也封謂負土石于泰山之
陰為壇而祭天也禪謂除地于梁甫之陰為墠以祭
地也變墠為禪者神之也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
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于越
夫差内不納子胥之忠諫外結怨于諸侯無德罷百

姓故終縊于句踐也

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于匠黎之宫

厲公有鄢陵之勝而驕暴無道及遊于匠黎氏之家為欒書中行偃刦而幽之諸侯百姓不哀救三月而死也

威王以齊强于天下而簡公以弑于檀案此下舊注一有㯕字乃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㯕即臺字之誤各本正文復衍臺字今據注刪

檀臺名也簡公悼公之子齊侯壬也威王陳敬仲之

後田常之六世孫田和之孫也田常弑簡公至和為齊侯其孫號稱王大强于天下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案各本脱秦字今從方本二世以刺于望夷之宫、

穆公秦伯任好也德公之少子宣公之季弟其孫孝公曰昔我穆公自岐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地廣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顯名尊號謂此也望夷宫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

作之以望北夷二世嘗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心不樂乃問占夢者卜言涇水為祟二世就望夷之宫而祠焉趙高為丞相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而責之高懼誅遂使其壻閻樂將士卒殺之望夷宫之内

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

君謂齊晉王謂夏殷

故成王處繦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沙丘任李兊也

武靈王肅侯之子趙武王也舍其太子章而立王子何自號為主父後有太子難李兊圍之于沙丘終餓于沙宮也沙丘今在趙郡鍾臺之南

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

國語曰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

一匡天下

匡正也謂陽穀之會施四教于諸侯

再為義王

陽穀與召陵也

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

葬之為言藏也管仲死桓公任豎刁狄牙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傅之公子而諸子竝爭國亂無主桓公屍在牀積六十七日十二月乙亥其子無詭立乃棺赴焉七日辛巳夜殯至九月而後葬矣

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

公子無忌信陵君也時魏地多為秦所幷削安釐王
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信陵君率五國之兵攻
秦而敗之復得其地

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

藺相如趙惠文王之相也嘗以和氏之璧使于秦完
璧而歸及澠池之會又偪秦王為趙王擊缶是以秦
人憚焉故曰趙有藺相如强秦不敢闚兵井陘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

諸記多為唐雎又賈子胎教與此同安或為焉或云秦破韓滅魏而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國存者周瞻唐雎之力也

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

昭王為闔廬敗于柏莒而越在草莽包胥裹糧跣走請救于秦遂得甲車千乘步卒十萬敗吳師于濁上王反而國存

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

襄王閔王之子法章也初齊之敗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遂殺閔王其子法章變易姓名為莒太史家庸齒去莒莒中齊亡臣相聚求閔王之子欲立之于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也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曰王既立在于莒也襄王五年而田單卒以即墨之師攻破燕迎襄王于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封田單為安平君

由是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絶者未

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

昔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之者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文王出牖里求以洛西之田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

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

湯嘗出田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

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而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乃及禽獸于是朝商者三十國二垂謂天地之際言感通之遠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二垂至

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

蓋句踐也

以其所為順于人也

皆得民心也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于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

從其類也故詩有伐木之歌易有拔茅之喻也

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

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其鉤

鮑叔以為賢於已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

垂拱言無所指麾者也

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于鮑也

齊在魯北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

彌當聲誤為迷也因言賢者殁猶得士也

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即死

言死于今一日即就

治喪于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

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于北堂

而猶汝也

于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

失容

造然驚慘之貌

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

進之為卿

召迷子瑕而退之（案各本脫之字今從方本）徙喪于堂成禮而後去

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

成禮復正室

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

矣

故論語曰直哉史魚

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其身以彰

君之惡名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

解衣被髮為狂而去之

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

凡諸侯之卿大夫有功德者則命之立族使其子嗣之以守宗廟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昔宫之奇諫虞不從亦族行之

自是之後殷幷于周陳亡于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

紂以文王十二年殺比干十三年爲武王滅陳靈公

魯宣九年殺泄冶十一年而楚子縣焉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案各本自訛作以脫魏字今從方本及賈誼新書）

昭王易王之子燕王平也能師事郭隗而爲之立宮室于是脩先君之怨于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

魏齊至之

于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于莒

閔王威王之孫宣王之子齊王地也閔王三十年昭王與晉楚合謀而伐齊齊師大敗樂毅為上將遂入臨淄閔王出奔於衛衛不安去之鄒魯又不納焉遂去于莒也

燕度地計衆𥿗度各本訛作丈今從方本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申意至于此者𥿗而各本作如今從方本由得士也

度猶計也昭王曰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之然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恥孤之願也

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案恒各本訛作宜今從方本）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故韓詩外傳曰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其國未嘗不安也

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令知惡古之危亡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于卻走而求及于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興微子之後而

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于當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

案此條有脫文賈誼新書云夫聖人之于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興微子之後封比干之墓見于本紀樂記云太公者公襄之也

大戴禮記卷三